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三

宋 朱子 纂集

向敏中 文簡公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飛白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朕記之公出知永興軍會邪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

賔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懐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户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賔從股慄

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未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

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門無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賔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

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公以贓不獲

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公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来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决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唯公勤于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

陳恕 晉公

字仲言洪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參政

公總領計司多年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詬讓公斂板蹴縮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

以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沂公

筆錄

恕長于心計為鹽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興利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遺㩗

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賈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

于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非公之舊法也東軒筆録

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于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時萊公罷樞使歸班公即薦以自代上用萊公為三司使而以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

尋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件類為方冊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方冊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存矣東軒筆錄

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記聞

恕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

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談叢

公素不喜釋氏甞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来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張忠定閬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請問之曰參政陳恕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歛怨于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乖崖語録

世稱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

蕩盡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筆談

張詠　忠定公

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

富至今談叢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仝上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邉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刺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韓魏公撰

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䘏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粮以餉川師道路不絶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

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于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

公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冦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歳備乃奏罷陝西運粮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粮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歳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

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横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内正擒討于外再閲月而兩川平碑

西川都廵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旴所逐掠懐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趍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不可擊氣驕敢逼

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衆亦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碑

討劉旰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来知復是誰廐直殳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録其功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

顧歡躍語録

公性剛毅因責決一吏彼枝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箇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狥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語録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簽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仝上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

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記聞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髪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並語録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塵史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巵史

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碑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于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幞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_{厄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籖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

外事將如何也語録

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碑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謟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語録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歴美官于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湘山野録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

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碑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威惠

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寛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濤撫蜀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鑄景徳大錢于嘉卭州一當小鉄錢十銅錢一千令便之碑

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

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語録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為

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祇候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録

公自金陵入菩腦疽未陛見御史閤門累奏上寛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懐乃抗論近年虚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燕談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駡詈久之乃丁謂逐

萊公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戸于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談叢

公少學劒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横不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蒙求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閴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傳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語録

王均李順之亂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公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

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

謁自言能鍜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俾鍜一火而

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煆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

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絕之筆錄

公嘗訪陳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子弟曰此人于名利

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碑

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陳曰公方有官職未可

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絶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

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巽日為政信及于民然後教之言及于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

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李畋苦疮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曽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静久自愈語録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寛得愛愛止于一時以嚴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寛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逺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葢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馬知節　正惠公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至樞密

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

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于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粮繕城治械如冦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知延州至郡羌以兵覘邉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冦

除樞密副使當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並王荆公撰神道碑）

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懐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懐中奏何不盡出之（記聞）

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子莫謾官家公退見王大正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上前

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文正遺事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旦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記聞

曹瑋　武穆公

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位至樞密配享

真宗廟庭

知渭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荆公撰行狀

曹侍中將薨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循城以城上遮箭版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

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棊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記聞

公在邉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錢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

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東萊記事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于西方舊羌敍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陜西歲取邉人為弓箭手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邉頼以實所募皆為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强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

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絶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喻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以

為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公為將不如其父寛然自為一家云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于左氏狀並行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駿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愛其雄才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

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屛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副即邉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邉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駿曰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邉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

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邉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筆談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五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四

宋 朱子 纂集

畢士安 文簡公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真宗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義

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陳選將飭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也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

邉境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籍卿宿徳鎮之
不閲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並命而以公監修國
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邉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
請帝幸澶淵
公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甞殖産為子孫計故天下稱
其清王文正為相甞面奏曰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
無田園居第没未終喪家用已絀今其妻貸于臣家
其不負陛下可見矣並劉莘老撰神道碑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上以語宰相公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然之命刊刻蓬山志

寇準　萊國忠愍公

字平仲華州人中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幸魏時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寖以貴顯遺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于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政要

太宗時公為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記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其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刑罰非偏而何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

遂大雨上大喜以準可用遂驟進劉貢父撰萊公傳

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栗遺事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遺事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内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談叢

天子北巡至澶州敵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

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毋令敵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畫何如耳毋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于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

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敵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趣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

明肅士卒喜悦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敵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宫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敵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于是有譖準不顧與敵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悦準

不得已許之時敵舉國来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敵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敵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萊公傳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黄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遺事

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

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記聞

敵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遺事

敵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縁貂褥

敵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敵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記聞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敵匹馬不返公勸帝勿從縱敵歸國以保盟好聞見録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敵騎未退而天雄軍

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敵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禄未艾宜可為守于是即時進殿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馹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

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䰜則戎敵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敵退乃召為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于上前故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東軒筆録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遺事

上既回鑾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
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公眷禮遂衰聞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
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拾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天子以改
元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月封泰山間二歲祀后
土汾陰天子奉天書謹甚載以玉輅天書所行天子

不敢當其道居無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號稱天尊
天子親自見之上于是益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
築昭應宫其後復置會靈景靈之屬祀老子于亳州
天下無慮皆神事矣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
上益疏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
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
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
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懐政而準壻王

曙居中與懐政善勸凖與能合凖始不肯曙固要凖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三年也萊公傳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于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協力處畫已定凡誥命盡使億為之且將舉事會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

之明日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皇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寃之億臨死取當時所為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嘆再三遂下詔湔滌其寃贈中書令謚曰忠愍筆錄

公好士樂善不倦丁謂种放之徒皆出其門嘗語所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相謂參政嘗會食

都堂羮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遺事

公為樞使利用為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輙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利用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氏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議為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横于蜀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宫中所

決丁知曹冦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冦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記聞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倦遊錄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賫勑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于

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罷記聞

公貶死于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挿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塵史及名臣傳

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于神祠之前而祝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筆録○此說與前二書異意前說為是

公少時不修小節頗㪅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輙哭記聞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

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産公外奢内儉無聲色之娱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遺事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

即還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歸田錄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公知之喜與之語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公曰何故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

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記聞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别顧公曰曽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

公謂我矣（談叢）

張乖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為也（記聞）

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秖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旌忠碑）

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

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遇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来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歸田録

高瓊　衛國烈武王

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

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敵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敵將達蘭中弩死敵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

書語也（記聞）

太祖與文臣言未嘗大談葢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彎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葢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元城語録）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

未嘗不教以知書于是賜諸經史于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閭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王禹玉撰神道碑

楊億 文公

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事太宗真宗官至翰林學士

公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顧秉清忠

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野録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于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録

公凡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録之既成則綴粘所録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家塾記

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歸田録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于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稿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

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並歸田録

公因母病有陽翟之行王文正恐人害之白上遣使賜藥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謗時政王公曰億文人幼荷國恩若誹謔過當則恐有之至于謗訕臣保其不為也掇遺

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

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青箱雜記

丁謂初參政億例賀馬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疾逃陽翟別墅遺

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家塾記

范文正贊公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王曙　文康公

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科相仁

宗

公知益州賊盜贓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

賊屏竄列郡皆外户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

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户為一保一

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

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盜公奏復之名臣傳

公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煜召還為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同上

公與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公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于營門遂無事薛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野錄

玉清昭應宫災守衛者皆坐繫獄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宫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毁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宫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宫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顧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丈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公代錢為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已高若為之動卒薦永叔入館見聞

録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五

宋 朱子 纂集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

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

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

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于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焉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槁惟此疏偶存上仝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

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于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

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于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曽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

爰立之命言行錄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言行錄

丁謂既逐李迪于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也公踧然而懼因密

謀去之内侍雷允恭既有力于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為山陵都監謂為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穴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来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葢謂所坐欲庇允恭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

不可測雖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龍川志

公在中書聞謂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筆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勑鏤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言行錄

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歎曰真宰相也別錄

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歸田錄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

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

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公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囷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

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

為法全活者數千計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

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于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

時敵使往来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内制楊性恢諧好嘲誚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踈也並言行錄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

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于國事爾魏公別録

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韓莊敏遺事

胡文定公曰李丈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李迪 文定公

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真宗仁宗以太傅致仕

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公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作有

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葢所養所學發為言辭可以觀矣聞見録

公罷陜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瑋虛張敵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陜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

臣在陜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于鞶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樞密院發之既而敵果大入寇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記聞

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啣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參政俟上怒稍

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
獨誅懐政等而東宮不動揺迪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内
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
祖宗初置内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邉
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斂寛民不勞矣上曰
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于財無内外願
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並記聞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聞見録

真宗既疾甚李迪丁謂同作相内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

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廸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

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天下快之

龍川志

真宗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上

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嚮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鬬鬩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貶衡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祕書監知舒州章獻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

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出知某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並記聞

魯宗道　肅簡公

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事真宗仁宗

仁宗在東宫公為諭徳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

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奠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

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公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一日自訟于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茍禄乎臣竊媿之願得罷去上悦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掇遺

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于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

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横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薛奎 簡肅公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參政

公舉進士時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捲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

才所負者如此記事

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揺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

拜參政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于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並歐公撰墓誌

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宰臣執議俱不之聽公閤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于簾外口奏

曰陛下大諱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野録

公知開封明參政鎬為府曹官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政歸田録

蔡齊　文忠公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萊州舉進士第事仁宗官

至參政

祥符八年真宗釆賈誼置罷之説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罷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歐公撰行狀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罷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

詎聞公餗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咸重齊置

罷賦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皆以為第一歸田錄

公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

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賈同字希德門人私

謚存道先生過濟公館之數日存道愛公之賢慮其

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

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

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燕談

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氏刻為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于民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于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丁謂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點

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

契丹祭天于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邉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輙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公言于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

聞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並行狀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五